如此要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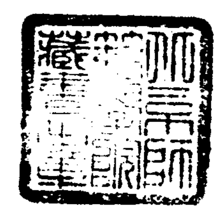
相声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如 此 要 求

相 声 集

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：王保进

如此要求
相声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9年8月第1版
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1,000
统一书号 10086.463 定价 0.16 元

目　录

动力研究

常贵田

甲　我正要找你呐。

乙　找我干嘛？

甲　找你谈谈。

乙　行，谈谈吧。

甲　在哪儿谈？

乙　就在这谈。

甲　在这谈？……那多不好意思。

乙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

甲　张不开嘴……

乙　……你找我谈什么呀？

甲　找你谈恋爱。

乙　啊！找我谈恋爱？这不睛耽误功夫吗！你谈恋爱得找那样（烫发）……这样（小辫儿）的……我都谢顶了！

甲　我不是跟你谈恋爱……

乙　噢。

甲　是跟你谈谈恋爱。

乙　这不是一样吗！

甲　咱俩研究研究恋爱问题。

乙　恋爱有什么可研究的？谁愿意爱谁就爱去呗。

甲　恋爱是很复杂，很深奥，关系到个人、家庭、社会，关

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门科学。

乙 我听着都新鲜！恋爱是哪门儿科学？

甲 属于动力学。

乙 动力？

甲 两人一谈恋爱，男女之间就产生一种力，这种力能使对方动起来，这就叫动力。

乙 这么个动力呀！

甲 可别小看这种动力，它能产生巨大的作用，就说三九天，不管刮多大风，下多大雪，你到北海湖边上看看，准有几对，鼻子红了，腮帮子僵了，嘴都张不开了，俩人还在那儿谈呐，都不觉着冷，这就是动力催的！

乙 嗐！那是俩人情愿挨冻。

甲 就算有一方不愿意的事儿，也得“妥协”。比方女同志提出来要看这场演出，“哎，咱们去××剧场看演出吧，有独唱，有舞蹈，还有相声，×××（指乙）逗极了。”

乙 对，男的准去。

甲 “不去！我没兴趣，×××有什么可看的，老眉咯哧眼的。”

乙 我招他啦！

甲 女同志一听，不去？圆乎脸儿“巴得儿”改瓜子脸啦。

乙 生气啦。

甲 “不去，算啦。”就这句“算啦”，男的血压“噌”就上去啦，心跳一百八，心动过速！

乙 该！谁让他不看我演出的。

甲 那是女同志这句话起的作用。

乙 一句“算啦”致于的吗？

甲　你没研究过，不懂。这是双关语。

乙　什么意思？

甲　“算啦”，不知道说不看演出算啦，还是俩人关系算啦。

乙　这就接近吹的边缘啦。

甲　男的一听，马上妥协。“你说××剧场那场演出啊？那我愿意看，咱们去，这就走……。”

乙　甭去！×××（指乙）老了，没什么看头，老眉咯哧眼。

甲　“对他我没兴趣，那个×××（指甲）年轻轻的，大伙儿都爱看。”

乙　这好事儿都在他那儿呐！

甲　在诚挚的，友好的气氛中，双方进行坦率地协商，经过努力，互相谅解，这才取得一致的意见。

乙　这儿谈判呐！

甲　男的开始不来看演出，后来死乞百赖地非跟女的来不可，什么原因呐？

乙　什么原因？

甲　这就是动力吸的。

乙　这力量还真不小。

甲　当然啦，特别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，男女青年学文化，钻技术，搞革新，发明创造，恋爱产生动力的作用就更大了。

乙　看来还真得好好研究研究。

甲　我在“大学”专门研究这门学问。

乙　这还有大学？

甲　社会大学。

乙 教员呐？

甲 男女青年。

乙 你怎么学？

甲 走读旁听。

乙 啊？！谈恋爱还有旁听的？！

甲 人家坐那儿谈，我站旁边听；人家走着谈，我后边儿跟着听；人家站住了谈，我假装系鞋带蹲着听。

乙 嗬，还真下功夫了。

甲 经过我努力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对动力学进一步研究，证实动力又可分成互动力、推动力、反动力三种。

乙 越研究越深！那你说说什么叫互动力？

甲 我举例说明。前两天我上公园了，一进门我就看见一对，嗬！这对情人年龄、身材、长相别提多般配了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谈，这我得旁听旁听。我往前一凑，男的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“特拜爱各。”

乙 什么？

甲 “特拜爱各。”①

乙 噢，这是英语。

甲 我不懂啊。我一听什么？“不爱她”？不爱她谈个什么劲儿！

乙 什么呀？英语“拜爱各”是提包。

甲 “特拜爱各？”

乙 那是提醒女同志注意提包。

甲 注意提包……噢，拿我当掏包的啦？……我离他远点儿吧。

乙 谁让你往前凑合的。

甲 这俩个人用英语对话，对答如流。男的说：“密司

李。”

乙 “亲爱的李。”

甲 “密司特马。”

乙 “亲爱的马。”

甲 “突瑞尔拉也斯特佛鹅毛登那挨灾申无维骂死特斯达呆哈梯。”②

乙 “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我们必须努力学习。”

甲 “无维斯达呆英格力申突盖特。”③

乙 “我们一起学英语。”

甲 “瑞自阿我卡哦切鲁来我，”④

乙 “提高了文化，”

甲 “安得迪喷阿我突达（得）血喷。”⑤

乙 “也增进了友谊。”……我成翻译了！

甲 青年们要完成四化的历史使命，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。这对青年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学英语，你教我，我教你，互相纠正，共同提高。这就叫互动力。

乙 噢，就是互相推动的意思。

甲 两个人越学越爱，越爱越学，英语学会了，恋爱也成了。

乙 一举两得。

甲 用英语谈恋爱还有个最大的好处。

乙 什么好处？

甲 保密性强。

乙 对。什么叫推动力呐？

甲 那天我在北新桥等车，旁边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说：“小何，我送你坐车回家吧。”

乙 小何说什么？

甲　“不，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，先走一走吧，好在也不远。”

乙　住哪儿？

甲　海淀。

乙　啊？这还不远呐！

甲　你不懂吗！谈恋爱不用说从北新桥到海淀，两人能遛到八达岭去。

乙　嚯！能走那么远吗？

甲　有动力嘛。

乙　也不怕费鞋。

甲　要不怎么现在小青年买双新鞋，就都打上前掌儿了呐。

乙　没听说过！

甲　我一听这一对青年不上车啦……完啦，我也不上车啦。

乙　又跑到这儿旁听来了。

甲　就听这位小何说：“刚才你们家里人多，我没好意思给你，现在给你吧。”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“我给你买的书《机械制图》。”

乙　这书可不好买。

甲　“我知道你搞技术革新，画图非常需要，前天公休，五点半我就起来上王府井了，新华书店一开门，我第一个买到的。”

乙　等了仨钟头，这天可够冷的。

甲　“你等着用书，我冷点儿怕什么。”

乙　这话我都觉的热乎乎的。

甲　你热什么?!“大衣没穿吧？真是革新迷，净顾画图纸，挨着烟筒，大衣烤糊了都没闻出味儿来！”

乙 （乐）

甲 “还乐呐！哼，我给你买了件皮猴……”

乙 （接）

甲 （欲给又止）“再烤糊喽，我可不给买了。”

乙 你放心，糊不了啦，穿的时候皮猴套个夹大衣。

甲 那什么模样儿！“好了，我上车啦，你回去吧。”

乙 再送送啊。

甲 “我不要求你把时间用在我身上，我们都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四化上。下次见面的时间……就是你发明创造成功的时刻。……再见！”

乙 嘿！

甲 这姑娘好不好？

乙 好！

甲 你说这男同志应该怎么办？

乙 得了奖金请她吃爆肚儿。

甲 嗐！人家可不为钱。

乙 对，一心扑在四化上。

甲 你说象小何这样的姑娘给男朋友多大的鼓舞力量。

乙 是不小。

甲 这种力量就叫推动力。

乙 噢。

甲 正因为姓何的姑娘给的动力，所以科学家都管这叫核（何）动力嘛。

乙 那不是一回事儿！

甲 大部分女青年都象小何这样，对男朋友满腔热情，鼓励支持。

乙 对。

甲　这样的女同志都属于织女星系。

乙　织女星系？

甲　据天文学家观测，织女星比牛郎星表面温度高四千度。

乙　嗬！还找着根据啦。

甲　这样的女青年在座的就不少，看得出来。

乙　有什么特点？

甲　嘴唇发干。我一说……不好意思了，还舔呐！

乙　嗐！

甲　可也有那差点儿的姑娘，起的作用就是反动力。那天我看见一个，骑车在前边跑，后边一个男的追，“小何……小何……”

乙　这女的也姓何。

甲　“小何……”

乙　累成这味儿啦。

甲　赶上个红灯，女的才停下。男的追上来连呼哧带喘，“你别跑呀，……你看看这张图（掏图）……行不行的……给个话嘿。”“甭看！你画这图一点也不符合‘四化’的要求。”

乙　应该这么要求。

甲　（指图）“就这个，放在我的卧室一点不相称。”

乙　等等吧，画的什么？

甲　新房设计图。

乙　那怎么还按四化要求？

甲　她要求摆着要美化；样式要洋化；坐着要软化；照办别废话！

乙　这么个四化呀！？

甲　她要的东西多啦。

乙　都要什么？

甲　电视机要带色儿的，无线电要带爪儿的，落地灯要电镀管儿的，缝纫机要翻板儿的，煤气炉能取暖儿的，电子钟会打点儿的，照相机要自动上卷儿的，电风扇要摇头晃脸儿的。

乙　嚄！

甲　“我再问你，那房怎么样了？”“我妈说家里两间房，把大的给咱腾出来。”“你就答应啦？”

乙　可以啦。

甲　“你也不想想，老太太原来住两间宽绰惯了，挤一间小屋里哪儿行啊。”

乙　这还不错。

甲　“干脆，这两间咱们住，让老太太搬搬家，你在外边活动活动……”

乙　找间大房。

甲　“给搭个地震棚儿。”

乙　啊？！让老太太住棚儿啊！

甲　“顾全大局嘛。”

乙　这叫顾全大局呀？

甲　“也不是久住，明年就把她接回来。”

乙　干嘛明年？

甲　“没有奶奶不疼孙子的。”

乙　当保姆啊！

甲　“房里的家具你做好了吗？你凑够四十三条腿儿了吗？”

乙　按腿儿算哟！

甲　嗯。大衣柜四条腿儿，写字台四条腿儿，双人床四条腿

儿，床头柜四条腿儿，酒柜四条腿儿，多用柜四条腿儿，衣服架子三条腿儿，花盆架子三条腿儿，一套沙发十二条腿儿。

乙 这才四十二条腿儿，剩一条腿儿做什么？

甲 "做个一条腿儿的洋桌子嘛。"

乙 外国桌子？做那干嘛？

甲 "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嘛。"

乙 全用在这儿啦！

甲 "小何，我是想按你的主意做个洋桌子，可那腿儿太粗，没那么大的料。""我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嘛。""你那主意不行。"

乙 怎么？

甲 "厂子看得严，拿不出来。"

乙 偷啊？！

甲 "我可就喜欢勇敢……逮什么拿什么的。"

乙 这叫勇敢？

甲 "小何，再说我也没时间干。""你上医院对付个假条儿。"

乙 装病？

甲 "要不然告个事假。"

乙 什么理由？

甲 "就说……你舅舅死啦。"

乙 这什么主意。

甲 "小何，我上次陪你看电影……我舅舅死过一回啦。"

乙 说过瞎话啦！

甲 "你真糊涂，你就说上次是假死，吃切糕枣核儿卡着啦。"

乙 没听说过！

甲 “我告诉你，连东西带房不准备好，就甭想跟你何姑奶奶结婚。”

乙 够厉害的！

甲 这样的就不是核（何）动力啦。

乙 那是……

甲 核（何）讹诈！

乙 嗐！

注：

①系英语 The bag 的译音

②系英语 To reaLite the four moderniZafions we musf sfuay hard 的译音

③系英语 we sfuay English fogefher 的译音

④系英语 rais our culfural level 的译音

⑤系英语 and deepen our friendship 的译音

如 此 要 求

李文华 姜 昆

甲 见着您，我就想起得跟您说一件事。

乙 什么事？

甲 说说你们柱子找对象的事儿。

乙 干嘛当着这么多人说我们孩子这事儿！

甲 因为恋爱婚姻是青年生活中的一个大事。

乙 对，终身大事嘛！

甲 你把柱子这事托给我。

乙 求你帮忙，找个对象。

甲 我得先跟您讲讲这恋爱观的问题。

乙 那以后再说吧，咱先把对象找着。

甲 我是说找对象咱们得慎重。

乙 别慎着啦！再慎着我们柱子就三十啦。

甲 找对象咱们得有点条件。

乙 没条件还找不着哪，咱们凑合划拉一个就行。

甲 不用有什么要求？

乙 那还有什么要求哇？

甲 那人家女方有要求。

乙 咱们努力去办呀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搞对象连这么点风格都没有还行。

甲 那好，冲您这着急劲儿，我们厂现在就有一个，可不知合适不合适？

乙　合适！

甲　什么就合适？

乙　我们柱子把脑袋全埋在工作里，我们老俩口再不替他着急，谁替他着急？

甲　行，行。这是我们厂有名的漂亮姐儿。

乙　漂亮姐儿！一听名就漂亮。

甲　漂亮。浓眉大眼，细细的身材，爱说爱笑爱蹦爱跳。比你们柱子大两岁。

乙　好哇！女大二不逗气儿，日子越过越有趣儿。

甲　就是价（架）格高点儿。

乙　合多少钱一斤？

甲　……买肉哪？

乙　你不是说价格高点儿吗？

甲　架子体格，比你们柱子略微高点儿。

乙　那行，现在还兴大高个儿呢。

甲　我跟漂亮姐一提，人家高兴着呢。

乙　她怎么说的？

甲　刚二十七岁就三级工了！着实不错。太合我的心了。真是铁笼子关老家贼——真巧（雀）。

乙　这姑娘怎么这么贫哪。

甲　没跟您说吗？爱说爱笑，高兴。

乙　漂亮姐有什么要求？

甲　要求不高，就“五员”。

乙　才五块钱。

甲　你老搞买卖婚姻是怎么的？

乙　不是五元吗？

甲　人员的“员”。

乙　怎么“五员”？

甲　长得象演员，身体象运动员。

乙　你等等吧，我们柱子傻大黑粗的可不行。

甲　您没听清，就是象……

乙　是那意思就行。

甲　在家得象保育员。

乙　会看孩子，会干活。

甲　买东西得象采购员。

乙　会买东西？

甲　会买！尤其买那出口转内销的，得听见消息一溜烟儿，能跑能钻能夹塞儿。

乙　夹塞儿？

甲　得会夹，夹得让前边人觉不出来，后边人看着不讨厌，自己还一点不寒碜。

乙　好嘛，没羞没臊。

甲　政治面貌得象团员。

乙　这怎么象呀？

甲　这条不提不合适。

乙　政治上得有个要求。

甲　这就是五员。

乙　这么一说就算行啦？

甲　先别说行，让他们俩谈一谈。

乙　对，让他们俩见见面。

甲　哎，见面那天告诉你们柱子千万别多带钱。

乙　带钱干什么，有个三块两块就行了。

甲　是呀，万一带钱多了让漂亮姐翻出来……

乙　你等等，怎么漂亮姐还翻兜呢？

甲　人家不翻，可是咱们不能不让人家翻。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不是，咱们不能透着咱们有钱。

乙　那不能，我们柱子不会充阔气。

甲　等他们俩谈好以后，你们老俩口子就准备后事。

乙　找人写悼词吗？

甲　写什么悼词？

乙　不是准备后事吗？

甲　人家俩谈好以后的事。

乙　我以为漂亮姐一过门，我们老俩口子就完了呢。

甲　哪能呢！

乙　商量好了，还有什么事？

甲　得按漂亮姐提出的条件去准备。

乙　条件不就是五员吗？

甲　那是要求，这是条件。

乙　什么条件？

甲　“十字真严。”

乙　漂亮姐还是一贯道呀？

甲　嘿！十是十个字，严是严格的严，从一到十，一共十条。

乙　都哪十条？

甲　您听着：

一套家具带沙发，

二老负责看娃娃。

三转一按加彩色，

四季衣服毛涤咔。

五双皮鞋有人擦，

六亲不认专顾家。

七十块钱多更好，

八面玲珑会说话。

酒烟不动不喝茶。

十分满意急了掐。

乙　嚄！这么厉害！

甲　您不是什么条件全满意，方便让给别人，困难留给自己，有这点风格吗？

乙　这困难也太大点了。“一套家具”包括什么？

甲　无非是大衣柜，小衣柜，樟木箱子来四对。梳妆台，写字台，电镀圆桌支起来。折叠椅子来六把，支起来就打扑克牌——敲三家。

乙　老玩扑克？

甲　也打打麻将什么的。

乙　耍钱？

甲　不赢钱。

乙　来着玩儿。

甲　赌自行车的。

乙　更厉害！

甲　就是谁输了，谁钻自行车的大梁。

乙　这都是什么主意。

甲　这是一套家具。

乙　带沙发呢？

甲　小沙发一对，中间有茶几。大沙发往出一拉是双人床。

乙　在沙发床上睡觉？

甲　舒服，跟躺草垛上似的。

乙　那找块铺板，垫几个草帘行吗？

甲　看驴棚哪！也不卫生呀！

乙　对了还招臭虫呢。

甲　就是。

乙　那二老负责看娃娃？

甲　有了孩子，你老爱人必须给看着。

乙　不行，她有工作。

甲　退休！这是漂亮姐的强烈要求！

乙　退休光看孩子？

甲　事儿多着呢！做饭，刷锅、扫地、洗衣服，招待客人，收拾家务，挺大活人退休光管看个小孩子？还美死你了！

乙　哟，那退休比上班可还累呀！

甲　困难留给自己，方便让给别人，发扬风格嘛！

乙　那让我们老爱人退休，我不好说。

甲　让柱子说嘛！"妈，您为我们这事真没少操心，现在定下来了。眼看我就要娶妈……。"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"眼看我就要安家了。您岁数也大了，提前退休吧，守着儿媳妇，您也多享两年清福，过两天清静日子。"

乙　我们柱子笨嘴拙腮的，哪会说这个？

甲　漂亮姐教的。

乙　跟着漂亮姐柱子还真长能耐。

甲　这是第二条。

乙　三转一按是什么？

甲　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，三转。

乙　一按呢？

甲　照相机，"喀"！（动作）

乙　还挺形象。
甲　彩色电视机有一台就够了。
乙　行，漂亮姐还知道有够。那四季衣服——
甲　毛涤咔，分皮、棉、夹、纱，去准备。
乙　有两千块钱够吗？
甲　用不了，一千八就够了。
乙　还给我富余出二百块。
甲　正好买那五双皮鞋。
乙　我白高兴了。那干嘛还有人擦呀？
甲　漂亮姐长那么白净，让人自己擦皮鞋？
乙　对了，弄一脸鞋油难看。
甲　方便让给别人。
乙　困难留给自己，我给擦吧！
甲　你在这方面业务也好。
乙　小时候练过。
甲　第六条是：六亲不认专顾家。
乙　六亲不认？
甲　也不能全不认，象那工资挣一百块钱以上那个亲戚认。
乙　象我们柱子大爷挣二百多块，认不认？
甲　认，认！不但认而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。
乙　好嘛，我们兄弟成出土文物了。
甲　第七条，七十块钱多更好。
乙　这条我们柱子符合，连奖金合上七十块钱了。
甲　第八条，八面玲珑会说话。
乙　这条简单，光会说话就行。
甲　也不简单，漂亮姐要求必须会编瞎话，会讲假话，会说胡话。

乙　就是没有实话。
甲　哪能一句都没有呢。
乙　对，不留神也许漏出一句。
甲　哎。
乙　第九条呢？
甲　酒烟不动不喝茶。
乙　这条好，青年人抽烟喝酒没好处。喝茶还可以吧？
甲　不行，喝茶多了容易兴奋。
乙　哎．兴奋，爱失眠。
甲　连医生都说喝开水养人。
乙　喝凉水还败火呢！
甲　那不行，喝凉水闹肚子。
乙　只要漂亮姐高兴，我们柱子拉痢疾都可以。
甲　行，真有点发扬风格的劲头。
乙　那可不就豁出去了。
甲　第十条，十分满意急了掐。
乙　这条可矛盾、十分满意，还掐人？
甲　漂亮姐不顺心的时候，急了就爱掐人。
乙　急了就打两下吧。
甲　漂亮姐从来就不打人。
乙　掐上不撒手可更难受。
甲　不老掐一地儿。
乙　那可不逮哪儿掐哪儿吗？
甲　漂亮姐说过：“这条不同意好办。”
乙　怎么办？
甲　“不知道您发现我前九条的特点没有？”
乙　什么特点呀？反正哪条也得千儿八百块钱。

甲　“我这几条核心就是个‘钱’字儿，突出一个‘钱’字儿，落实一个‘钱’字儿。给我们看孩子，不让喝茶，就是为了省钱。”

乙　省你们钱，费我们钱。

甲　“第十条不让我掐也可以，得合钱。”

乙　这掐人怎么合钱呀？

甲　一下合三分。我每天掐三下，要是不让我掐的话。”

乙　得给你九分！

甲　“就这么订了。”

乙　订什么呀？

甲　“你不是说方便给我们，困难留给你自己，发扬风格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，你对人就这样呀？将来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了……”（哭）

乙　哎哟，别哭了，给九分行不行？

甲　“一毛八，连你一块掐！”诞大人招人姑娘生那么大气。

乙　全是自找的。那家具还做不齐怎么办？

甲　按漂亮姐的要求，没有家具不要紧，有图纸就行。

乙　大衣柜没有。

甲　在摆大衣柜那儿挂一张图纸。

乙　光挂图纸就行？

甲　把钱也得贴一边儿。比方大衣柜值二百元，在图纸边上挂上拾元一张的二十张，证明大衣柜算有了。

乙　有图就得有钱？

甲　对。

乙　小衣柜没有。

甲　挂张图纸。

乙 沙发没有。

甲 挂张图纸。

乙 写字台没有。

甲 挂张图纸。

乙 弄一屋图纸？

甲 好看。

乙 我们家改设计院了。

甲 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，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钱，你们家又有钱又有图你们家多有前途呀！

乙 这就是前途呀？

甲 漂亮姐也是这俩字。

乙 也是前途？

甲 她是图钱。

乙 是呀，图我们这俩钱。

甲 就照这个准备吧。

乙 我们三口什么时候迁户口？

甲 往哪儿迁？

乙 往漂亮姐那儿。

甲 柱子成家，你们迁什么户口？

乙 这不是成家。

甲 这是什么？

乙 这是抄家。

霸 王 别 姬

原作 刘 梓 玉
改编 姜昆 李文华

甲 您喜欢看传统京剧吗？

乙 象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一般说都喜欢。

甲 象我们年青人看那个，有点感觉。

乙 什么感觉？

甲 听不懂。

乙 怎么听不懂呢？

甲 有的词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乙 什么词？

甲 比方那戏里有带胡子的老头儿，手里甩着一根棍儿，一上台就喊（京剧道白）“啊——马来！”您说，那么大岁数，怎么出门还叫他妈一块儿来呀？

乙 嗐！那是“马来”准备骑马，手里拿的那是马鞭子。

甲 嗷，那是马鞭子？我以为柴禾棍儿呢。

乙 好嘛，没弄明白。

甲 唱得好象跟过去不一样。

乙 京剧的腔调、板眼都那样。

甲 我们过去听的是那京剧歌儿。

乙 京剧歌儿？

甲 一唱出来这味儿！（学交响乐唱段）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——”

乙　行啦，别哆嗦啦，这不叫京剧。
甲　所以我们管它叫“京剧歌儿”。
乙　京剧是古老的民间戏曲，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点，唱、念、做、打都很讲究，传统京剧表演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故事，很有教育意义呀。
甲　对，对，最近我就看懂了一场，的确很受教育。
乙　哪出戏？
甲　《霸王别姬》。
乙　这戏好哇，讲的是楚霸王独裁专断，一意孤行，结果中了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，与心爱的妃子虞姬生死诀别，自刎乌江。
甲　唉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您说项羽那个人多不讲理。
乙　霸王嘛。
甲　范增的话他就是不听。
乙　就认为自己正确。
甲　结果他没脸见江东父老了。
乙　落个身败名裂。
甲　其实，这人还真有本事。
乙　力能拔山嘛。
甲　手底下人也不少。
乙　帐下八千子弟。
甲　也打过胜仗。
乙　曾经战无不胜。
甲　本身又是党支部书记。
乙　领导干部吗……嗯？支部书记？
甲　就是平常学习差点儿。
乙　你等等吧。楚霸王入党啦？

甲　……是……嗷，我说的是武霸王。

乙　哪儿来了武霸王？

甲　武霸王都不知道？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，姓武，平常又王道又霸道，大伙儿都叫他武 霸 王，长 得 和您一样嘛。

乙　没这么比的，怎么说着项羽又扯起你们书记来了？

甲　我看他们俩差不多。

乙　项羽独裁专断。

甲　他专断独裁。

乙　项羽喜顺恶逆。

甲　他恶逆喜顺。

乙　项羽听不得不同意见。

甲　他不同意见听不得。

乙　项羽落个霸王别姬。

甲　他落个……支书别妻。

乙　别妻？

甲　啊，他老婆差点儿跟他打离婚。

乙　好嘛。这人平素表现怎么样？

甲　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干，就会瞎指挥，一人说了算，满口大道理，不许提意见，你要敢触犯，小鞋一大串，明明你穿四十号，愣让你穿三十四号半。

乙　给小鞋儿穿？

甲　然后使劲勒勒鞋带儿。

乙　嘍！

甲　再冲你脚指头那儿踩一下。

乙　喝，真够厉害的！

甲　他平常有句口头禅。

乙　怎么说？

甲　“先民主，后集中。”

乙　对呀，要“群言堂”，不要“一言堂”，应该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嘛。

甲　什么呀？他是“你民主你的，我集中我的。”

乙　嗷，他给歪曲了。

甲　象上回我们单位分房说吧，领导上照顾困难户，拨了几套房子来。他听见信儿三步并两步跑来了：“我听说要分房子啦？”

乙　哟，这眼珠就瞪上了？

甲　“你们打算怎么分呀？”

乙　这不正和群众商量着哪。

甲　“好！我的意见，先民主，后集中，大家商量完了，支部要讨论，我来集中。房子一定要分给真正的困难户。”

乙　“我们也是这意思。”

甲　“比如象我这样的。”

乙　“对……你们家四口人，五间房，还困难？”

甲　“眼光放远一点嘛，我们现在是四口人，儿子一结婚就五口了。”

乙　嗷，他这么算。

甲　“一生孩子就八口了。”

乙　刚结婚就生孩子？

甲　“早产。”

乙　早产也是六口，怎么八口呢？

甲　“也许一下子生三个哪！”

乙　嘿，他怎么琢磨的。

甲　“我的要求不高嘛，无非是房子再多一点，走廊再宽一点，条件再好一点。”

乙　房钱再少一点。

甲　“那就更好了。”

乙　去吧！哪有那么好的事？

甲　“我听说你们还搞到东西了？”

乙　分来几台电视。

甲　“噘，来电视机啦！？”

乙　哟，眼珠又瞪上了。

甲　“分配要先民主，后集中。如果真正物美价廉的话，我们家先来一台。”

乙　……这儿还有出口转内销的窗帘。

甲　“我们家来一个。”

乙　还有内部书籍。

甲　“我们家来一套。”

乙　还有两台锅炉。

甲　“我们家来一座。”

乙　锅炉也要？

甲　“……这个大家就分了吧。”

乙　这是分的吗？

甲　“我们就是要为群众着想嘛！”

乙　对了，到锅炉这儿他想起大伙来了。

甲　后来我们一分析，这种分法也符合他那个原则。

乙　先民主，后集中？

甲　好东西来了以后，先在我们这儿民主一会儿，然后在他们家集中。

乙　嘿，这么个民主、集中，这人可够霸道的。

甲　“怎么啦，你讲什么？”

乙　讲你这人霸道。

甲　“你搞什么搞？谁霸道了？我怎么霸道了？”

乙　你这样还不霸道哪？

甲　“你对党怎么这个态度？你搞清楚，队伍要有头头，国家有元首，单位有领导，家庭有……户主！”

乙　户主也算？

甲　“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，那是‘四人帮’搞的那一套，动不动提意见，搞什么搞？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，我要给你掰下来。”

乙　动什么手？你就是“四人帮”的作风。

甲　“你搞什么搞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搞清楚我是书记！我和‘四人帮’没有任何瓜葛，调到哪里我也当书记。怎么着？这里不当我到那里去当怎么着？我就是铁饭碗怎么着？我……怎么着？”

乙　可真有点儿盛气凌人。

甲　“谁‘拧’人啦？我拧你哪儿啦？”

乙　嗐，文不对题！

甲　“你生气？活该！气死你。”

乙　嗯，可真够气人的。

甲　这么个霸道作风，群众能说什么？

乙　只有干生气。

甲　最可气的是他什么都往党的领导上挂。

乙　胡乱联系？

甲　啊！拿上星期六那件小事来说吧：我们单位食堂跟加工厂联系了点猪头肉，挺便宜的，三毛钱一大盘，群众分分，他一听信儿三步并两步跑到厨房来了：“我听说来

猪头肉啦？”

乙　眼珠又瞪上了。

甲　“很不错吗，太好了。”叭！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扔嘴里一块猪头肉。

乙　好嘛，下手了。

甲　“来，给我装上几盘嘛。”

乙　等等吧。“先民主，后集中”，先卖大伙儿，你上后边儿排队去。

甲　“什么？我要排队？你搞什么搞？支部时间很紧张，排队耽误支部时间，你要负责任。”

乙　没让支部排队，让你排队。

甲　“支部我是领导，我代表支部，你搞什么搞？搞清楚！”（扬手）

乙　怎么还打人？

甲　“我挠挠脑袋。”

乙　哪儿那么多毛病！

甲　我一看赶紧过去劝：“别，别，武书记，要几盘我给你包。大伙儿都在外边等着哪。”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犯不上跟他吵吵。

乙　让他挑两盘吧。

甲　“这种对支部的态度还差不多。”

乙　这就乐了。

甲　“我来挑，我……这盘我不要。”

乙　怎么了？

甲　“这里面有猪的耳朵。”

乙　猪头肉能没有耳朵？

甲 “猪耳朵我不喜欢吃。”

乙 这里有口条。

甲 “不喜欢吃。”

乙 这里有脑子。

甲 “不喜欢吃。”

乙 你喜欢吃什么？

甲 “我喜欢吃猪的胸脯。”

乙 猪头肉里找胸脯？那是排骨。

甲 “要排骨。”

乙 出去！这成什么样子！？

甲 我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：“武书记你太不象话了，挑挑拣拣干什么哪？大家伙为实现四化，没白天带黑夜的忙，食堂你也不抓，下班晚点儿，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。我们自己联系点儿副食你也过来插一腿，你也太可以了。”

乙 太不象话了。

甲 “你们搞什么搞？搞清楚。你们要不要党的领导？你们的民主有集中吗？卖猪头肉通过支部研究了吗？”

乙 这也通过支部研究？就该不卖给你。

甲 “什么？不卖给我？好，我宣布：猪头肉不许卖啦！明天星期天，不许休息，开会学习讨论。”

乙 讨论什么？

甲 “讨论……猪头肉问题。”

乙 好嘛，这叫什么讨论题呀？

甲 大伙听他这么一说，全翻儿啦：“这武霸王太霸道了，甭等明天，咱们到会议室，现在就说道说道！”

乙 跟他辩辩道理。

甲　这武霸王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，往会议室一坐："搞什么搞？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个党的领导与……猪头肉之间的关系。"

乙　党的领导就让你歪曲了。

甲　"我就是不吃猪耳朵嘛，不吃口条，不吃猪脑子嘛。你们提意见嘛，我不怕嘛。我也不扣棍子，也不打帽子，也不给鞋子，也不穿裤子。"

乙　什么都不穿？不象话。

甲　群众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一个人腾的站起来："武书记，你张口支部书记，闭口政治学习，这一套我们听够了。我们要的不是空话。"

乙　群众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。

甲　"谁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了？我们反对你那作风，你看对过单位那个书记，大伙称他什么？"

乙　群众的贴心人。

甲　"可你呢？你为四化干点什么？群众的福利——托儿所、食堂、洗澡、理发，你关心什么啦？什么意见你也听不进去。群众要求办个存车处，你说什么？机构不要搞庞大，要调一个处级干部干嘛？"

乙　存车处处长啊！

甲　"把王工程师弄到干校劳动三年啦，'四人帮'垮了，倒是叫人家回来为四化出力呀！他愣说前任书记做的决定，他不能改变，现在人倒是回来了，群众的意见他接受了吗？直到现在他也不认错儿！"

乙　还坚持哪？

甲　"有一个科研项目进行试验失败过两次，他就强迫下马。李技术员提出不同的看法非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不

可。李技术员夜里偷着上实验室搞试验，搞成喽，好几个大瓶子找不着啦！”

乙　哪去啦？

甲　在他们家泡着腊八醋哪！

乙　倒不怕药着。

甲　“生活上，他不吃猪耳朵，想吃排骨，可以嘛！可他这种作风指挥我们生产，国家受害，人民受害！”

乙　向上级党委反映，撤了他！

甲　他一听这话，一下儿就急啦：“搞什么搞？先民主，后集中。你们民主完了，我还没有集中。”

乙　还集中哪，再当霸王就快别姬了。

甲　“别什么姬？我别不了姬。”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“我家那个姬喜欢我。”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。

乙　谁来的？

甲　他爱人。

乙　嘿，瞧这巧劲儿。

甲　手把听筒，瞧他那劲儿：“你们听到没有？我那个姬来电话了。”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“不是……不是姬……是电话机。”

乙　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
甲　“喂，什么事呀？”

乙　什么事？

甲　（学武的爱人）“老武哇，都什么时候啦，中午吃什么

饭你还不做指示呀！”

乙　吃饭也得请示。

甲　（学武）“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，支部研究：烙饼黄鱼。”

乙　支部成他们家的了？信口胡说。

甲　“听清楚没有？”

乙　（学武爱人）“黄鱼没有，胖头行不行？”

甲　“不行！搞什么搞？胖头刺太多了。”

乙　“猪头肉行吗？”

甲　“不要猪头肉。”

乙　“怎么啦？”

甲　“我差点儿和猪头肉打起来。”

乙　可不是嘛，正打猪头肉架哪！

甲　撂下话筒再看，屋里人全没啦。

乙　哪去啦？

甲　让他给气跑了。人是跑了，大字报给他贴满了。这边写着：“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要。”那边写着：“我们要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。”

乙　得好好改了啦！

甲　武霸王气的脸也绿了，嘴唇也青了，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转磨，话可还挑硬的说：“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！”

乙　还逞能呢！

甲　他老不回家，他爱人找来了。一看，这么多大字报，“老武哇，你怎么搞的？群众这意见都对呀。你那作风是够可以的，好好总结总结吧！走吧，别转了，先回家吃饭。”

乙　快回去吧！

甲　回到家里他还有气哪。“搞什么搞？黄鱼买到没有？”

乙　还惦记吃哪？！

甲　“这天儿上哪儿买黄鱼去？这不菜市场有现成的皮儿和馅儿，咱们包饺子吧，你再喝上二两。”

乙　这位女同志够通情达理的。

甲　“吃饺子？你为什么改掉我的指示？为什么不打电话请示？你这是目无……户主！”

乙　在家也这么霸道。

甲　把他爱人气的直哆嗦：“老武，你也太霸道了，一点民主作风都没有，比楚霸王还霸王，大家要撤你呀，活该！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，今儿晚上咱们家也开全体会，把你户主也给撤了！”

乙　得，爱人都急啦！

甲　“什么？撤我的户主？没那么简单。别看我在单位挨了大字报，在家里，我还是要说了算！”

乙　啊，还那么硬哪！

甲　他爱人真急了：“行，你说了算，你一个人说吧！我走！我不跟你过了，我带孩子们走。你不改，我不回来。早晚有一天这户主也是别人的。”

乙　得，这回真别扭了。

甲　他一听，什么？户主是别人的，这是要和我离了，赶紧就喊：“别走，回来！”

乙　回心转意了。

甲　“关于户主是谁，你要听我的意见。我的想法嘛……”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“先民主，后集中。”

乙　还集中哪！？

怨　　谁

（单口相声）

赵炎　陈本志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青年人到岁数处理个人问题乃是人之常情。在座的有哪位在谈恋爱、搞对象的过程中，遇到矛盾，碰到问题不要紧，您找我！我还最欢迎那些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的。那位说了：找你干什么？因为我也处过那时候，睡不着觉，我们俩好就个伴儿。

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最近初步总结的经验证明，要想谈好恋爱就必须遵照平等互利和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具体讲就是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，特别是互相体贴和谅解。只有这样感情才能越处越好。

上次我在公园看见一对儿青年伴侣做得就好。因为天凉互相推让一件衣服，让人看着就那么舒服。俩人对话是这样：

“哎！天意渐凉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我也觉得冷了！”

“我这件衣服你穿吧？”

“不！我不穿，你别冻着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穿吧！”

“你穿吧……”

“你穿吧……”

“你穿吧……啊嚏！”

感冒了不是。虽然这衣服谁也没穿上，可他们的心是热乎的。

要是不这样，反过来，不关心，不爱护，不谅解，你挑我的刺儿，我找你的碴儿，哪非吹不可。能这样吗？

"哟！今儿这天儿可够冷的啊！"

"怕冷啊！你别来呀！"

"你脱件衣服给我！"

"我该你的，不给！"

"不给！我可抢了！"

"敢！你抢我搂你！"

"咱再见吧！"

怎么？吹了。那还不吹。心都凉了。

说是好说，真正做起来就难了。因为在谈恋爱的长期相互考验的过程中，难免发生矛盾和误会，有时候不好谅解，也一时解释不清楚。

就说我吧，因为买东西和我们那位就闹别扭。我们前年结婚添了不少东西，安家嘛！结果是因为产品质量有问题，东西使不住，她怨我！别的不提，就说花二十多块钱买的高压锅和五十多块钱买的床。那天，家里来人多，我张罗做饭，试试新用的高压锅。点上煤气，烧了不到十分钟可了不得了。就听："嘣！哎哟！扑通！喀嚓！"这份热闹！怎么回事呢？"嘣"——高压锅上房了，"哎哟"——吓我叫唤一声；"扑通"——坐床上了；"喀嚓"——这床就趴下了。我这气呀："嘣！这怎么说的，花二十多块钱买个大炸弹，听这么一声响。早知道不如买炮仗呢，那能听多少响呀！得！这床腿也折了。这倒好，花五十多块钱，买一个地铺。就为这个，我们那位和我翻脸，说我得负责。那怨我

吗？“四人帮”时期产品质量就这样，我负得了责吗？

说来也巧，从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就别扭，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我们俩差点没吹了。

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好不容易约好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八点，在动物园门口见面。为什么说好不容易呢？我们那位姓王，她在医院工作，经常倒班；我在剧团工作，不断演出，时间不好订。这回算订好了，我特意买了一个新闹钟。也因为我们家原来的钟太旧了。您想第一次约会时间必须准确，不能耽误喽。宁肯早去，也不能迟到一分钟，因为这一分钟就可能决定对象黄不黄呀！

头天晚上对好闹钟，就睡了，睡的挺甜正作梦呢，就听“铃……”闹钟响了。“嗯！到点了，”我赶紧穿好衣服，刚往外走，我妈给我叫住了。

“哎！你干嘛去？”

“妈！我……赴约去！”

“这也早点吧？”

“妈！……第一次约会就得早点！”

“早也没这时候去的呀？”

“妈！您的要求也太严了，您想……那什么……我给您搞儿媳妇儿那么容易呢！”

说完话，推门就走。出门一看，可不早点儿，路灯还亮着呢。回屋一看表哇！嚯！才一点半。怎么办？再睡会儿吧。对好表，又躺下了。

没一会儿，“铃——”表又闹了。我赶紧穿好衣服。一看表，嗯？才两点三刻！哎哟！这不闹的慌吗！

我再对好表刚躺下，“铃—”又闹了。我赶紧穿……先看看表吧，嘿！才三点。这表不要命吗！

我这么一闹腾，我妈不乐意了："我说，你这折腾什么呢？"

"妈！您甭管，我再折腾会儿！""怎么？表又闹了。"

我们家原来的表是一点不闹耽误事，这表是闹起来没完，折腾人，哎呀，这表可够上大闹级的了，"得了，我也不睡了，干脆，我等着！"等着等着还真困了。那还不困？折腾半宿了。趴桌子上就睡了。我心里有底呀！反正有大闹表顶着呢。

我睡的正香，我妈给我推醒了："我说，你今天不是有约会吗？该走了！"

"妈！您甭管！表还没闹呢！"

"没闹也该走了！"

"妈……您甭……"我一看，可不该走了，天都亮了。再一看表，"哟！都八点半了！"我当时这个气呀！差点没把表砸了。它闹了我半宿，该闹的时候不闹了，这不耽误事吗！今天非迟到不可。那时候上班迟到没人敢说，这约会迟到她真敢吹呀！怎么办？去不去？……去！迟到也得去！

出门蹬上电车，恨不得马上飞到动物园。真把我急坏了。说老实话，从小到大还没着过这么大急呢。

好在车上人不多，车开的也挺快，可有个人跟我添乱。他不抓着扶手非靠着我，车上有的是地方，你非靠着我干嘛："同志！别靠了行不行？"

那位回答真不客气："对不起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稍微靠您一会儿！"

我一听气大了："你不会抓着扶手吗？"

"不敢抓，要抓您抓吧！"

"这叫什么话，这扶手有什么不敢抓的，我抓！"（做

动作）“哎哟，这扶手是没人敢抓！怎么？有电！”

我问售票员：“同志！这怎么有电？”

售票员回答我非常干脆：“废话！电车能没电吗？”

我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：“同志，我问的是这扶手怎么跑电？”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！这车一出厂就这样。告诉你，要不跑电，人早多了，你挤的上来么你！”

“是啊！我荣幸的挤上来了，您让我扶哪呀？”

“哪没电扶哪！”

“哎！我知道哪没电呀？”这不找罪受吗！

这辆四处跑电的电车，开了不到两站没电了。彻底没电了，连机器都没电了，不走了。修了足有一个多钟头，好不容易修好了，到了动物园都九点多了。

我们小王还在不在呀？我在人群里这通找欧。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黑板上找着她了……留给我的纸条。打开一看，一行小字：“×等了你一个多小时，也没来，我走了。你太坑人了。王！”我想：“哎哟！这就要吹呀！这不糟心吗，我老大不小的好不容易找个对象没见面就吹了，那哪行呀！再说我不就来晚点吗？话说回来，那怨我吗？都是那闹表和电车闹的呀。小王，你怎么也应该听听汇报，谅解一下吗！不行！我得找她解释解释！”

我连打电话带写信，总算把事说清楚了。又订了一个星期天，约好中山公园见面，汽车站她等我。为什么不去动物园了？敢吗！就那高兴闹就闹，不高兴不闹的闹表，和那四处跑电，逮哪哪坏的电车，我受不了那分罪。还是近点吧，闹表过了，跑也跑去了。再说去中山公园那条路上没有电车。汽车——大概不会跑电吧。对！就这么办。

盼来盼去总算盼到那一天。怎么那么巧，天儿的质量也不好，下雨。你说去不去？不去吧，又失信把人家给坑了。唉！还是去。搞对象也得发扬风格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只许她坑咱，不许咱坑人家，这也是考验吗！下雨没关系，有新买的雨衣。

那天估计时间差不了多少，穿上雨衣，出门蹬上汽车直奔中山公园。嗬！这天坐车的人太多了。这叫挤。挨着我站着的是一个女青年，长的是一个字"率"，您可别误会，其实我倒不是因为她长的漂亮吸引我，主要是她穿一件和我一样的雨衣。一个样式，一个颜色，甭看商标我就猜出肯定是一个厂出品的。这可真巧……我正琢磨呢，汽车到站了。我一看，嘿！小王正在站牌那等我呢。"这回咱们总算第一次见面了。"话说门一开，赶快下车。我刚一挪步，旁边那位姑娘把我拽住了："同志！您慢点。"

"慢点？耽误时间你负责呀！"

我又要走，姑娘又拽住我说："同志！您慢点，粘一块了！"

我回头一看，可不得慢点，那雨衣质量有问题，开胶粘一块了。粘的还真结实。赶紧拽吧，我往东边拉，她往西边扯，左拉右扯好不容易把雨衣分开了，汽车也开走了。那是呀，汽车不能在站上等着我们俩拽雨衣呀。

我心里这份窝火哟！今天本来挺顺利，又出个岔，这雨衣也太多情了，非粘一块干嘛？到了下一站，跳下车我撒腿往回跑。跑回来一瞧，嗯？又没人了。站牌上别着一个小纸条，我拿下一看，又是给我的："×，你太不象话了，以后不要再找我了，王。"我想，"这就要吹呀！那哪行呀，上次还等我一个多小时呢，这次连十分钟都不等了。再说，这

次迟到也不怨我呀，它……它……那雨衣多情闹的呀！你怎么也该听听汇报。不行！就是吹也得找她把事说清楚，这问题究竟怨谁！”

给她打电话：“喂小王吗，你这次为什么十分钟也不等就走了？”

“你太气人了！太不象话了！”

“怎么气你了？”

“你心里明白！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在车上你就领一个大姑娘这不是在我面前示威吗！”

啊！她把我身边那女同志当我女朋友了，这可冤枉人！“喂！小王，我根本不认识她……什么？不认识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拉拉扯扯的？她……那个……不拉扯不行啊！……啊？为什么不下车？她……我……我们一时分不开呀！什么？永远分不开！不！不！……小王……我喂……”她把电话挂了。

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，我真想哭。觉得脑袋“嗡嗡”直响，浑身直冒虚汗。“怎么办？要为这，小王跟我吹了，您说怨谁？”

还得跟她解释。电话通了她不接，没关系，我写信，写信慢，我拍电报。还不错，没到晚上电报回来了。电文是：“此人不见了，王。”还王那，干脆，我到医院，找她去吧。

一路小跑直奔医院，累的我上气不接下气。到那一打听，小王在住院处一楼二十八号。我三步两步跑到门口推门就进，一屁股就摔凳子上了。屋里的大夫吓一大跳：“同

志！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难受哇！”

“那好，先试试表吧！”噌！把体温计给我夹上了。

我心里直纳闷，仔细一瞧，门上有三个大字“急诊室”嗨！走错门了。我站起来就走，大夫把我拦住了：“同志！不要动，看你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精神不振，先检查一下吧！”大夫拿我当病人了。

大夫拔出体温计一看：“嘿！四 十 一 度 五！”我都傻了：“大夫，这表没错吧？”

“没错，这是刚出库的一批新表，要不……您再试一次吧！”说着“噌”又给夹这胳膊底下了。这时候我脑子也乱了。大夫还问呢：“同志！你心里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，太难受了！”

“同志！你说说哪不合适？”

“没不合适！我们俩年貌相当，秉性相投，挺合适的呀！”

“不！我问你毛病出在哪？”

“出在哪？雨衣多情，它乱粘呀！”

“什么乱粘呢？你到医院干嘛来啦？”

找我女朋友来了，我要不来一次，跳黄河里都洗不清，你说这事怨谁呀？”

医生护士越听越糊涂。大夫拔出体温计再一看，还不到三十五度。我心里话：我这发疟子是怎么着？大夫又说了：“我看他精神恍惚，体温变化无常，说话颠三倒四，还是送神经科检查一下，必要时可以送精神病院！”“啊！”我一听，这可不是好玩的，二话没说撒腿就跑。大夫就追，一边追还一边喊：“同志，回来！回来！”

“回来？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“慢点跑，慢点跑！”

“慢不了，慢点你不就追上了！”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“站住！你给我送精神病院去，没门！”

我出了急诊室，拐过药房，跑出大楼，刚下台阶，咣！和一个人撞个满怀。我一看，嘿！正好是小王。小王一把抓住我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怎么跟你说呀！”

刚要开口，大夫追上来了，她还喊着呢：“同志，别跑了，毛病找到了！毛病找到啦！”我刚一迟疑大夫就追到了：“同志！毛病找到了，是体温计质量有问题，水银在里面晃来晃去，真对不起！”

“啊！原来是这样。怎么全让我赶上了，你说这怨谁呀？”

我急忙向小王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。她也乐了：“哟！这么说我错怪你了，这质量问题差点影响咱俩的问题！”

“小王，我告诉你，这对象吹了还好说，大概体温表问题发现晚点，我就见不到你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给我送精神病院了！”

祸不单行

郝爱民　赵炎

甲　过去流传着"十大怪"你知道吗？

乙　"十大怪"？

甲　群众都给编成顺口溜了。

乙　你说说都哪"十大怪"？

甲　上汽车，拿脚踹，

横穿马路没人拽。

进医院，把礼带，

熟人假条来得快。

讲卫生，没人爱，

垃圾地雷到处摆。

孩子小，叼烟袋，

小孩吐痰练比赛。

谈恋爱，比着坏，

张嘴闭嘴"他妈的"带。

乙　嘿！挺合辙。

甲　这十条你都占全了吧？

乙　没有！你说的是社会公德呀？

甲　林彪、"四人帮"横行那阵儿，谁敢提社会公德？

乙　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，败坏社会公德。

甲　他们鼓吹"读书无用"，"流氓勇敢"，"打砸抢是革

命行动”，把社会秩序搞得乌烟瘴气。

乙 林彪，“四人帮”是破坏社会治安的罪魁祸首。

甲 我就是当初“十大怪”的受害者之一。

乙 你受什么害了？

甲 在那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。

乙 什么病？

甲 加气肺结核。

乙 什么叫加气肺结核？

甲 我是肺结核加生气。

乙 你给说说。

甲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到朋友家去串门儿。刚走不远就听“哗——”

乙 下雨了。

甲 下水了。

乙 什么叫下水了？

甲 一盆水下来了，从脑顶到脖子浇个透心儿凉。

乙 这是谁呀这么缺德？

甲 抬头一看，楼上那小伙子端着脸盆还乐哪。

乙 还觍脸乐哪？

甲 “嘿！瞧着点儿人，你怎么往我身上泼水呀？”

乙 他说什么？

甲 “让你尝尝鲜儿，看看是你那的确良凉还是我这水凉？”

乙 这象话吗？

甲 “谁让你那小腿儿倒那么慢哪。”

乙 那你也不能往人身上泼水呀？

甲 “怕泼呀？你不会打着点儿伞吗？”

乙　是够气人的。

甲　“怎么着，哪儿不自在？爷们儿，找揍是怎么着？他妈的……”

乙　怎么张嘴就骂人呀？

甲　“我告诉你，要不服气儿，爷爷就让你再凉快凉快……”

乙　这种人一点儿道德也不讲。

甲　咱惹不起躲得起，紧走两步吧。

乙　少跟他呕气。

甲　我一进胡同走到小学校楼门口儿，一排小孩儿正打扑克哪，十几个小火头儿一边嘬一边甩。

乙　还抽烟哪？

甲　有个孩子一转脸儿“叭”一口痰正啐我身上。

乙　怎么随地吐痰呀？

甲　“我随地吐痰了吗？我吐地下了吗？不吐你身上了吗……”

乙　那也不行。

甲　他冲那几个就喊上了：“哥们儿，瞧那老不死的小背头儿锃光瓦亮，长得跟大鸡子儿似的，给他添点彩儿嘿！”“嘚！”

乙　啊！

甲　只见十几张小嘴唇里，口吐莲花，万箭齐发，射出黄澄澄、光闪闪、粘糊糊、飘飘荡荡、晃晃悠悠，不好辨认，难以揣测之物，向我头部袭击而来。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粘痰。

乙　嗐！这你形容它干嘛。

甲　怎么那么准，不高不低，不偏不斜整逮我脑门儿上。

乙　他这也不是一日之功了。

甲　就这样连气带吓加传染，没出仨月得了个加气肺结核。

乙　真是祸从天降。

甲　你说怎么办？

乙　上医院看看吧。

甲　我先打个电话跟我们单位要个车。

乙　联系一下吧。

甲　正好在我们家附近有个传呼电话。

乙　那就打吧。

甲　"喂，汽车队吗？我想请个车上人民医院看病去。我就住马寡妇斜街七号。我姓×。""得的什么病啊？""肺结核。""不拉！"

乙　怎么不拉呀？

甲　"传染病一律不拉！"

乙　这是什么感情？

甲　"喂，爷爷……"

乙　怎么叫上爷爷了？

甲　叫好听的，好来车呀。"喂喂喂……"他给挂上了。

乙　得，白叫了。

甲　我先交四分吧。

乙　对，传呼电话打一次四分。

甲　我们单位不给车，请出租吧。

乙　也只有这样。

甲　"喂，出租汽车站吗？我想要个车上人民医院看病去。""住哪儿呀？"

乙　"马寡妇斜街七号。"

甲　“姓什么？”

乙　“姓×。”

甲　“得的什么病啊？”

乙　“肺结核。”

甲　“不拉！”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“传染病一律不拉！”

乙　那怎么办？

甲　“你找急救站！”

乙　又给支急救站去了。

甲　唉……我再交四分。

乙　这么会儿八分了。

甲　“喂，您是急救站吗？”“是啊，有 话 快 说，有 屁就放！”

乙　嗳！怎么这么急呀？

甲　急救站嘛。

乙　是够急的。

甲　“我想要个车上人民医院看病去。”“住哪儿呀？”

乙　“马寡妇斜街七号。”

甲　“姓什么？”

乙　“姓×。”

甲　“几个人哪？”

乙　“就我一个。”

甲　“什么病啊？”

乙　“肺结核。”

甲　“哎呀，太不幸了，您得的是肺结核呀……”

乙　来车吧。

甲　“不拉呀！”

乙　这叫什么道德？

甲　“回头你再把我们司机给传染喽。”

乙　这回可没办法了。

甲　有办法，接着打。

乙　别打了，车没请来电话费花好儿角了。

甲　没事儿，今儿刚发的工资。

乙　这钱全打电话了。

甲　听这小伙子声音也就是二十四、五岁，准是没搞上对象哪，要不然说话不能这么急。

乙　这跟搞对象有什么关系？

甲　有关系。“喂……”

乙　怎么这味儿呀？

甲　我学女的给他打电话。

乙　学女的干嘛？

甲　我一学女的给他打电话，说不了几句，他那小心眼儿就得活喽。

乙　他真能瞎琢磨。

甲　“喂，急救站吗？”

乙　（热情地）“啊……是呀。”

甲　“我想跟你要个车？”

乙　“你上哪儿呀？”

甲　“人民医院。”

乙　“你家住哪儿呀？”

甲　“我就住马寡妇斜街……”“噢，还是那肺结核呀？不拉！”

乙　得，白费劲了。

甲　我这憋气呀，一气之下，不但肺结核没好反倒更重了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改肺气肿了。

乙　真是祸不单行。

甲　唉，我的遭遇还是古人总结的好。

乙　古人怎么总结的？

甲　古人云："黄鼠狼专咬病鸭子……"

乙　这也不是哪位古人说的。

甲　请不来车，咱就坐公共汽车吧。

乙　怎么也比走着强。

甲　还不如走着快哪。

乙　汽车会比人走的慢？

甲　你不知道，那会儿汽车上正搞斗批改哪。

乙　汽车上搞斗批改？

甲　啊，司机跟乘客斗气儿，车一批一批的来，他随便改站、改点。这不斗批改吗？

乙　这么个斗批改呀。

甲　你说这车能快得了吗？

乙　那是快不了。

甲　车越等越不来，人越聚越多，我又不敢玩命挤，等这批上完了再说吧。

乙　你这身子骨儿也挤不过人家。

甲　等人都上完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

乙　再来车你头一个上。

甲　这么会儿功夫，我旁边又围上十几个小伙子，那块儿都比我足。车开过来还没停稳哪，这几位眼睛都直了，全带血丝儿的。一窝蜂似的一拥而上。

乙　你赶紧躲躲吧。

甲　躲不开了。

乙　怎么?

甲　把我裹中间儿了，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我直喊："救命啊——"

乙　这不要命吗。

甲　我这一喊还真管用。

乙　有人搀了你一把。

甲　踹了我一脚："靠边儿，爷们儿!"

乙　嗬，这人也够缺德的。

甲　哎，您可千万别骂人家，我还得感谢他哪。

乙　感谢他干嘛?

甲　要不是他这一脚，我还上不来哪。

乙　也没他这么贱的。

甲　售票员喊了一声："关后门儿——"我跟着就喊"开后门儿——"

乙　你喊开门干嘛?

甲　把我胳膊夹外边了。

乙　瞧这寸劲儿的。

甲　售票员说："你这胳膊在外边儿挂着你可受不了啊?"

乙　那就开开门吧。

甲　他说："一开门你掉下去赖谁呀?"

乙　那就往里挤挤。

甲　前面人罗人挤不动。售票员也对得起我："实在没办法，你先受点儿委屈，坚持到下站再说吧。"

乙　啊?你不说挂着胳膊受不了吗?

甲　"那也比你掉下去摔死强啊!"

乙　够损的。

甲　“同志，我有肺结核病，可坚持不了多会儿，”当时我是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正赶上我前边这位又是个二百多斤的大胖子，正压在我心口上。我这条小命儿非搁在这儿不可。”

乙　是够悬的。

甲　总算熬到下一站了，要下车的这几位直冲我嚷嚷：“你下车不下车？”“我不下呀。”“不下你堵着门儿？”“您看我这儿动得了吗？”

乙　还夹着哪。

甲　也不知道这几位家里有什么急事，玩命往外挤，等门一开“咚”地一下，我就飞出去了。怎么那么寸，这大胖子紧跟着“呼”压在我身上了。

乙　瞧瞧。

甲　“哎哟，我的妈呀！”原本我是看肺气肿的，这回还得多挂一科。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又改半身不遂了。

乙　这大胖子也跟着捣乱。

甲　不怪人家，他也是被挤下来的。他还直问我：“同志，碰着您没有？”

乙　砸着没有？

甲　“没您什么事，您走您的，我还没到站哪。”人家把我扶上车才走。

乙　行了，找个座儿坐下吧。

甲　没座儿，我站着吧。在我前头坐着一个年轻人，我摔的鼻青脸肿连呼噜带喘，你不同情我不让座儿没关系。最

可气的是挠着二郎腿脸冲窗外装看不见我，嘴里还吹着口哨儿。（吹）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……”

乙　吹的倒不错。

甲　我心说，还觍脸吹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哪？“好好学吧，宝贝儿……”我越说他吹的声儿越大，这不勾我火吗？我往前一探头，抡圆了我给他一个大嘴巴。

乙　别打人哪？

甲　“打的就是他，太气人了。”

乙　气人也不能打。

甲　“没见过这路人，太没家教了。”

乙　你跟他讲道理。

甲　“跟他没什么好讲的，我非揍扁了他不可。”

乙　打人你就没理了。

甲　“您甭拦着我，不打他我不是人，就是我打了他，他还不敢还手……”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因为我是他爸爸。

乙　打儿子哪？

甲　我们这孩子也不争气，跑公共汽车上给我撒德性来了。

乙　别生气了。

甲　惹一肚子气，我还得自己看病去。

乙　这图什么许的。

甲　敢情看病还有个讲儿。

乙　看病有什么讲？

甲　讲究上供。

乙　上供？

甲　就是给大夫上点儿烟、酒什么的。

乙 就是见面礼。

甲 我前边那小伙子往大夫跟前一坐，掏出一盒烟来。

乙 大夫收了吗？

甲 “嘚”用圆珠笔往旁边一扒拉。

乙 不会抽烟。

甲 嫌礼薄了。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小伙子有主意：“大夫，这病不能让您白看，回头咱们喝二两。”

乙 又改喝酒了？

甲 你没听人说吗，抽烟不管事儿，喝酒管一阵儿，趁着晕糊劲儿，赶紧办大事儿。

乙 干嘛还趁着晕糊劲儿？

甲 等他那酒劲儿过去又吹了。

乙 是呀。

甲 其实这小伙子送烟也有他的目的。

乙 干什么？

甲 好开假条呀。

乙 他到底有病没病？

甲 没病，装蒜。“大夫，我昨天晚上发烧了。”

乙 多少度？

甲 “一百五……”

乙 一百五十度？

甲 “血压。”

乙 谁问你血压了。

甲 “坐下给你量量！”大夫把血压器打开，都弄好了。只见这小伙子攥紧拳头，二目紧闭，憋足了一口气，把吃

奶的劲全使出来了。“开！”你再看那水银柱儿“嗞——”一个劲儿往上钻。要是没堵头儿非滋出去不可。

乙 好家伙。

甲 大夫也对得起他：“得了，别使劲了，算二百五吧。”

乙 是够二百五的。

甲 结果给他开了三天假。

乙 走吧。

甲 他走了又来一位。大夫对他的态度和刚才那个大不相同，满脸带笑：“来了，里边坐，抽烟……”

乙 是不一样。

甲 “上回假条到期了吧？这回开几天哪？”

乙 开几天？

甲 “瞧着给！”

乙 瞧着给？

甲 “五天怎么样？”

乙 五天？

甲 “六天行吗？”

乙 六天？

甲 “要不十天？”

乙 十天？

甲 “半个月够不够？要不这样吧，给你开个癔症全休得啦……”

乙 对他怎么那么照顾？

甲 你哪儿知道，因为看病这位是大夫他老婆老乡二大爷姨妈的叔伯侄子……

乙 您瞧这弯儿绕的。

甲 群众有这么一句话吗。

乙 哪句？

甲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啊。

乙 熟人好办事。

甲 我总算万幸没遇上这大夫。

乙 怎么？

甲 我看的是中医。我推开门一看，这大夫我认识。

乙 谁呀！

甲 就是医院飞虎队那司令。

乙 武斗队的呀？

甲 他桌上立个小木牌儿，上写四个大字："谢绝敬烟。"

乙 还不接受烟。

甲 人这作风改了。坐下来先给我号脉："什么病啊？"

乙 "肺结核。"

甲 "家住哪儿呀？"

乙 "马寡妇斜街七号。"

甲 "这么说你们那边寡妇不少？"

乙 这你甭管。

甲 "换只手。"

乙 态度还挺好。

甲 "您老家是哪儿呀？"

乙 "山东蓬莱。"

甲 "听说蓬莱的花生很有名啊？看来您家里的花生没断过顿儿？"

乙 看病怎么聊上花生了。

甲 "您爱人老家是……"

乙 "贵州。"

甲 "贵州盛产茅台，这种酒喝起来很柔和，孩子姥姥家常

给您带个三瓶两瓶的吧？”

乙　怎么又聊上酒了？

甲　“家里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吗？”

乙　“我们孩子他姨在四川。”

甲　“天府之国，四川出蜜桔，这么说你们家拿桔子当饭吃是不成问题喽！”

乙　有拿桔子当饭吃的吗？

甲　“另外还有谁在外边……”

乙　我说你问上没完了？

甲　根据情况好下药吗。

乙　这都挨的上吗？

甲　“呆会挨上你就明白了。哎呀！”

乙　怎么了？

甲　“你这病可危险呀？”

乙　是危险，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。

甲　“你是打算往好了看？还是破罐破摔呀？”

乙　有这么问的吗？当然是往好了看。

甲　“不过，治你这病可不能怕花钱哪？一不能怕破费，二不能怕麻烦。我们这儿的药不全，有的得从外地往进调……”

乙　调？“我们不怕麻烦，您自管开，不全不要紧，我们托人四处给您跑去。”

甲　“那好，我给你开个清单。”

乙　清单？

甲　“清楚的药单。”

乙　怎么听着那么别扭？

甲　“这第一味药是花生……十斤。”

乙　十斤？

甲　“要焙干。”

乙　焙干？

甲　“就是晒干的意思。”

乙　知道。

甲　“而且去皮。”

乙　你就说花生仁得了。

甲　“这味药是为了健脑补血。”

乙　还能解馋。

甲　“那是次要的。第二味是蜜桔……”

乙　最好是无核儿的？

甲　“当然更理想……”

乙　多少量？

甲　“二十斤。”

乙　二十斤？

甲　“切忌不去皮——”

乙　去皮回头都烂了。

甲　“这是为化痰清火。”

乙　吃多了可拉稀。

甲　“酒作药引子。”

乙　黄酒？

甲　“茅台。”

乙　茅台？

甲　“茅台比黄酒过瘾呀……”

乙　过瘾哪？

甲　“切忌——”

乙　不去皮。

甲　“不去瓶。”

乙　怎么不去瓶？

甲　“茅台没有散装的。”

乙　他都明白！

甲　“另外还有……”

乙　还有哪？

甲　“白糖五斤、蜂蜜四斤、奶粉七瓶、麦乳精八袋、巧克力三盒、苹果两筐、暖瓶一对、高压锅一个，最好是沈阳出品二十四公分双喜牌儿。你再扯蓝色涤咔六米、驼色花呢五米。将锅捆好。底下垫鸭绒被两床、上面盖丝绵四斤、两边镶绣花枕头一对、外头裹湘绣被面两条、最后包纯毛毛毯两个。罢齐后放入樟木箱之中，全部抬到我家。我将它制成八大蜜丸。每日早晚各服一次，每次两丸，连服两天。保证你是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，长生不老，益寿延年。”

乙　这是大夫给你开的药方？

甲　这是给他姑娘要的嫁妆。

乙　嗐。

菜站新风

李文华　姜昆

甲　您爱人干什么工作？

乙　她是演员。

甲　您再说一遍。

乙　她是演员。

甲　（对观众）大家听一听，“她是演员。”字不多，四个。亲切、温暖、自豪、骄傲。

乙　你干嘛哪？我说个“她是演员”就至于骄傲？

甲　我要是您，别人问我，我也骄傲的回答：“她是演员。”

乙　行啦。那你爱人是干什么工作的。

甲　您别问这好不好？问我爸、我妈全行，别问我爱人行不行？

乙　大概他爱人去世了。

甲　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二十多岁的爱人去世了？

乙　那问你爱人干什么工作的怕什么？

甲　难听，我不好意思说。象您是的一提爱人“她是演员”多好。我不行，一说那几个字儿我难受。

乙　你就告诉我行不行？

甲　让我难受一回？

乙　什么话呀，你爱人干什么的？

甲　我一说这仨字准难受，您听着，她是“卖菜的”！（做

难受的表情）

乙　你这儿干嘛呢？

甲　难受呢。

乙　一边儿去！什么人哪。售货员那是咱们人民的光荣的服务员，生活的好参谋，没售货员在菜站卖菜，你自己上农村摘去？

甲　（看乙）

乙　看什么哪？

甲　您大概也是卖菜的。

乙　不是。

甲　您怎么和我爱人说那话一样。

乙　人们都这样认识。一提卖菜你就那样（学甲的表情）你那对吗？

甲　不光是为卖菜。

乙　还有什么事？

甲　她下班儿不回家。

乙　干什么去了？

甲　咱不知道呀。家里饭菜全得了，你说我们吃不吃？

乙　给她留点儿，你们吃你们的。

甲　饭菜全凉了。

乙　再给她热热。

甲　热热？不能惯着她这毛病。

乙　嗬，你还挺厉害。

甲　我上她们菜站找她去。三步并两步跑到那大门口，推门儿进去，转身我又出来了。

乙　怎么了？

甲　我进的是邮局。

乙　你到瞧清楚了。

甲　旁边儿是她们菜站，我推门儿一看：她和几个营业员正在一块儿不知说什么事呢。当时我这火就上来了："几点还不回家？你太不象话了你，没见过你这样的！"

乙　哎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

甲　我是气头上冒出了这么两句话，给我爱人弄了一个下不来台。她脾气也不好，一听我这话，脸一下就变了。二话没说，顺柜台抄起一把牛耳尖刀，

乙　别，别……

甲　"让他嚷嚷吧，你们别拦着我，等我剔完骨头再说。"

乙　剔骨头？

甲　这是我爱人的主意：方便群众，一柜多卖。菜柜又卖鱼，又卖肉。她们那儿练基本功呢。

乙　好嘛，你吓我一跳。

甲　你看她们练的：浑身是汗，手腕都肿了。

乙　方便了群众，麻烦了营业员。

甲　我都有点心疼了："你一个卖菜的，你这是何苦？本身'卖菜的'就够难听，你倒好，又加上'卖肉'两字儿，你图什么？"

乙　你爱人说什么？

甲　"我图大家伙儿方便，我图大家都过好日子，我图大家每顿饭能吃得舒舒服服，好为四个现代化工作。"

乙　人家是一心为大伙儿。

甲　"卖菜怎么难听了，你离的开菜吗？咱们家做的菜，我看就你吃的多！"

乙　好嘛……菜虎子。

甲　"昨天晚上你回来的晚，菜不够吃，你看你那个模样，

嘴咧得跟个瓢似的。”

乙　你这出息也太大了。

甲　“还跑这儿跟我吵吵，去！赶紧回去。”

乙　你怎么办？

甲　这太不象话了，这什么态度？我不能这么软。当时我一跺脚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让我回去？”

乙　不听！

甲　“我先走了啊。”

乙　走了？

甲　不走她真发火我可真挨熊呀。

乙　敢情怕他爱人。

甲　怕我倒是不怕。

乙　那你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有时她一急，我就不敢说话了。

乙　这不一样嘛。

甲　主要是她说得有道理。

乙　就是，你那思想得改改。

甲　一时半会儿还想不通，回到家跟我妈说：“您把饭给热热，等她回来，让这位卖菜的吃饭。”

乙　你这叫怎么说话呢？

甲　赶紧吃，吃完了早点睡觉。

乙　对，也累了一天了。

甲　第二天早起六点钟她爬起又走了。

乙　营业员的工作够辛苦的。

甲　临走时候嘱咐我：“我要是晚了，你别找了！”

乙　看样子还得晚回来。

甲　果不其然，晚上六点二十了，还没回来。不行，我得瞧

瞧去。

乙 不是不让你找吗？

甲 我带孩子去。

乙 干嘛呀？

甲 就说孩子找她。

乙 真有你的。

甲 到了菜场一看：我爱人和几个同志一起研究怎么摆菜呢。

乙 噢，那是陈列商品。

甲 一打听才知道，白天菜摆列的不合适，她们来回跑、耽误时间，现在得改。

乙 怎么改？

甲 比如西红柿、黄瓜和鸡蛋放的近一些；咸肉和竹笋、冬瓜放的近一些；肉馅和韭菜、茴香放的近一些；鱼虾、螃蟹和葱、姜、蒜放的近一些。

乙 好，拿着方便还省时间，为顾客想到家了。

甲 没等我说话，她冲我一皱眉、一瞪眼："不让你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"

乙 你怎么说的？

甲 我早教好孩子了，我一推我的孩子，我们孩子一咧嘴："妈——。"

乙 给你解围了。

甲 "我爸告诉说我想你了。"

乙 得，白教了。

甲 我爱人说："跟你爸爸回去！我今天早不了，得上陈师傅家去。"

乙 陈师傅是谁呀？

甲　是位盲人工厂的盲人。家里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带着俩孩子，平常买菜有困难，我爱人她们经常给送去。

乙　噢，送菜上门。

甲　我一听赶紧说：“我们爷俩也跟你去得了。”

乙　干嘛呀？

甲　省着她累的慌。

乙　心疼爱人。

甲　我提着菜，她领着孩子，送到陈师傅家，我刚放下，她转身洗上菜了。

乙　太好了。

甲　她一看我挺累的站那儿，陈师傅屋门口有一个盛煤的空箱子，冲我一指那煤箱子：

乙　来，坐下歇会儿。

甲　“去，给买趟煤去！”

乙　买煤呀？

甲　我借了个小车把煤买回来，她把菜都给做好了。

乙　你爱人这样的营业员真不简单呀。

甲　我也受了教育呀，回家的路上和她谈谈感想。

乙　怎么说的？

甲　“过去认为卖菜难看，我太不对了，这里边敢情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。我应当支持你送菜上门。”

乙　对。

甲　“咱妈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你也应该送菜上门。”

乙　嗯？

甲　“其实也甭天天送，赶上有好菜就送上一回。”

乙　这么送呀？

甲　“正好，后天是妈的生日，你把排骨、蒜苗、对虾带点

来，告诉你这几样菜呀——”

乙　老太太喜欢。

甲　“我最爱吃了。”

乙　你爱吃呀。好嘛，敢情要走后门儿。

甲　我爱人一听，眼珠子又瞪上了：“挺大个子瞧你说这话。亏没听你的，依着你谁也好不了，咱不办那事。闭上你那嘴！”

乙　嚄，真够厉害的。

甲　我一听：“干什么，闭嘴干什么？我不言语不就得了。”

乙　你也就这主意。

甲　咱不和她一般见识。

乙　是呀，人家也不受你的影响。

甲　你不往回带不要紧，我自己排队买去。

乙　你早该这样。

甲　可排了半天队，我爱人不卖给我。

乙　你排的哪队？

甲　我爱人卖菜那队。

乙　干嘛单挑你爱人这队？

甲　熟人……不是买着方便嘛。

乙　毛病就出这上头了。

甲　别人不知道我俩这关系。

乙　你爱人不能这么干。

甲　是啊，拉着我跟大伙说：“他是我爱人，我们菜场职工为了不搞特殊，订了公约：‘不让亲属在自己柜上买商品，去！上那边买去！”

乙　你爱人办的太对了。

甲　当时给我气坏了，我真想冲他嚷两句。

乙　你怎么敢嚷呀？

甲　她一瞪眼我就说不出话来。

乙　嗐！

甲　可是大伙都替我说话。

乙　怎么说的？

甲　"营业员同志，你们不开后门开前门，做的对。把商品分配权给你们，我们顾客一百个放心。"

乙　这是对你爱人的称赞。

甲　我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乙　他倒美上了。

甲　等我买了菜回了家，做好了还不能吃。

乙　还等你爱人呀？

甲　我爱人回来了。

乙　那怎么不吃呀？

甲　先给我提意见。

乙　开上家庭会了。

甲　我爱人指着我鼻子说："你太不象话了，昨天你让我往家带菜，今天买菜的那么多队，你单拣我这行排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规矩，借着给妈过生日理由也不行！"

乙　得。

甲　我妈一听搭碴了："过什么生日呀？我三月十四的生日，今儿都七月十九了。"

乙　好嘛，敢情还说瞎话。

甲　我妹妹也生气了："哥哥平常老看不起嫂子，说人卖菜的难看。其实嫂子哪样都比你好。人不为名，不为利，

一心一意卖好菜，让顾客满意，让群众欢喜，事情干的全是小事，可是贡献大，人人都夸，哥哥思想得好好改改。”

乙　批评的太对了。

甲　这么会儿工夫，我那小孩也搭碴儿了，“爸爸不说实话，上回找我妈，明明是他要去，硬让我说是我想妈了要去，这就是教我不学好。”

乙　你瞧瞧你这事办的。

甲　我一听怎么都冲我来了？这是破鼓乱人捶呀。我半天没说话了，这不是挤对我。越想越生气，不知哪儿来那么一股劲，当当当说几句话，只说的全家老少，闭口无言，都坐下吃饭了。

乙　你怎么说的？

甲　“我保证以后再不犯这样错误了！”

乙　噢，认错了。

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如此要求
作者=相声集
页数=67
SS号=10124427
出版日期=